

林猷穆
錄急就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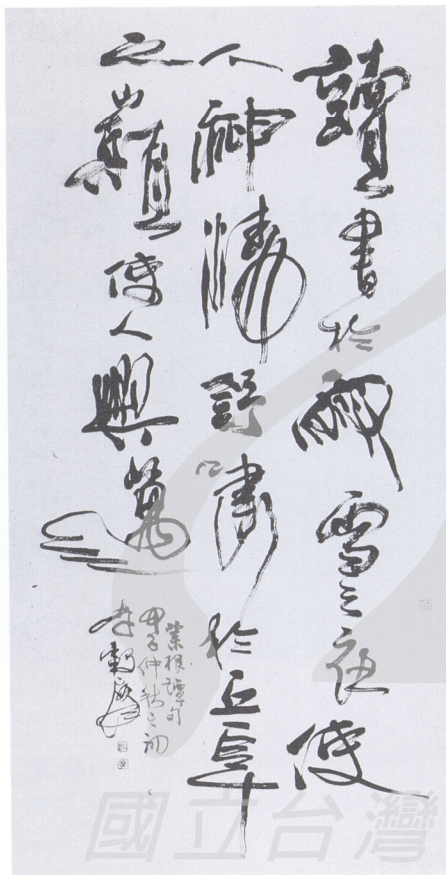
草書
1988
87 × 181.5 cm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章草創於漢元帝時人史游，張懷瓘書斷云：「史游制草，始務急就」，因此歷代書家皆以章草寫急就章。章草是隸書的省簡化、迅捷化，因此其特點乃是點畫簡約，然保存隸書之波磔，字字不相連，大小一致，向背分明。傳統章草的書寫，點畫之間保存較多隸書筆意，楷書興起後，或有以楷法寫章草者。

本幅作品即是以行楷書為基礎，稍抑扁其字形，強調末筆點撇如隸書波磔的特質，因此在厚重蘊藉的筆致下，仍不失飄逸之感。由作品中的「來」、「雨」、「時」、「丁」等字的鉤趯，都可明顯看出楷書的痕迹，飽滿挺拔，尤其碑味。又書家以含蓄內斂的方式運筆，使得點畫銜接處墨勢凝聚，產生古樸之氣息。全幅線條凝重，疏密交錯，章法嚴密，為章草之佳作。

撰文者 余美玲 現任逢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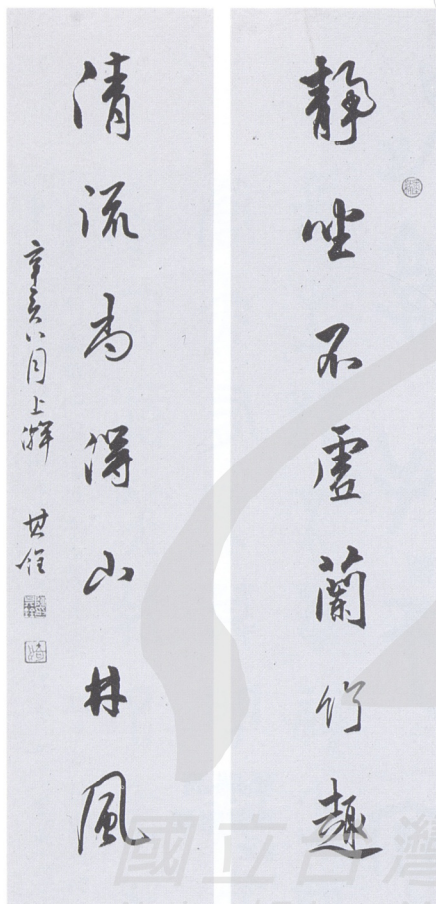
李毅摩
菜根譚

行書
1984
135 × 69 cm
39 屆省展評審委員作品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線條能夠表達並透露藝術家的情緒與個性。由本幅作品豪放、跳動的線條中可看出書家創作時感情的濃烈與奔放。本幅行筆迅急，用筆大膽，線條上縱橫揮灑，鋒芒畢露。在結構上，書家一任其自由奔放，大膽地變化字形，例如「雨」字，歪斜的造形，雨點似奔瀉而下；「清」字的「氵」旁則以篆字造形，而右下方的「月」旁，則索性以圓圈代替，十分逗趣；邁字「疋」旁，連續奮行的線條如奔蛇走虺，一再顯示書家書寫時不受字形支配、充分駕馭筆墨的功夫。就整體章法言，字形或大或小，或正或斜，墨色或輕或重，諸如種種，皆能增加全幅作品的韻律感。值得注意的是，落款處之細筆小字與全幅濃墨大筆相映對照，更顯出強烈虛實對比的另一種趣味。

撰文者 余美玲



陳其銓
七言對聯

行書
1971
135 × 33 cm × 2
26 屆省展評審委員作品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行書如行雲流水，穠纖間出，如能脫去矜氣，筆隨意行，便得自然之趣。行書尤其注重血脈流暢，氣勢一貫。本幅作品雖字字獨立，仍能感受其氣脈貫通，一氣呵成。字與字間藉由點畫橫豎撇捺的掩映藏露，眉目傳情，以承上生下，引帶流暢。而字距行距間十分空疏，亦顯得悠游自得；線條的方圓粗細皆一往流利，予人清新明麗之感。除此之外，本幅作品的節奏亦十分輕快。從下聯的「清」、「得」、「林」等字，線條寫得較密、較粗，尤其「林」字更是茂密，而「流」、「尚」、「山」、「風」等字則較疏較細，二者輕重疏密，頓挫相間，造成視覺上的跳動感，所謂的節奏因此產生。「靜」字的左實右虛，「得」字的左虛右實，「蘭」、「風」字的潛虛半實，更體現出虛實黑白、相間得宜的搭配，呈現一種洞達之美。

撰文者 余美玲



李瑞清
五言對聯
篆書
1917

149 × 39 cm × 2

顫抖的線條，彎曲、極力滲進，不使一筆帶過，使得線條更富曲折變化，筆筆如鐵鑄之，於是整體呈現樸拙古茂之精神。而歪斜不規則的字形，使渾厚線條增添幾許自由與活潑。商周金文這種富寫實性的繪畫色彩，在此更增加文字生動鮮明的形象。清人在書法創作上為尋求新精神、新形式，嘗試從大量魏碑漢拓、周鼎商彝中開闢新途徑，李瑞清（清道人）選擇「求分於石，求篆於金」，主張習書從篆入，尤其是鼎彝中的散氏盤，因此其書法古奧有趣，自成一格，雖然其晚年作品為了生計，往往波折稍過，以迎市好，然而，其於書法上之造詣已是無庸置疑。

撰文者 余美玲



曹秋圃
遊仙跡巖詩
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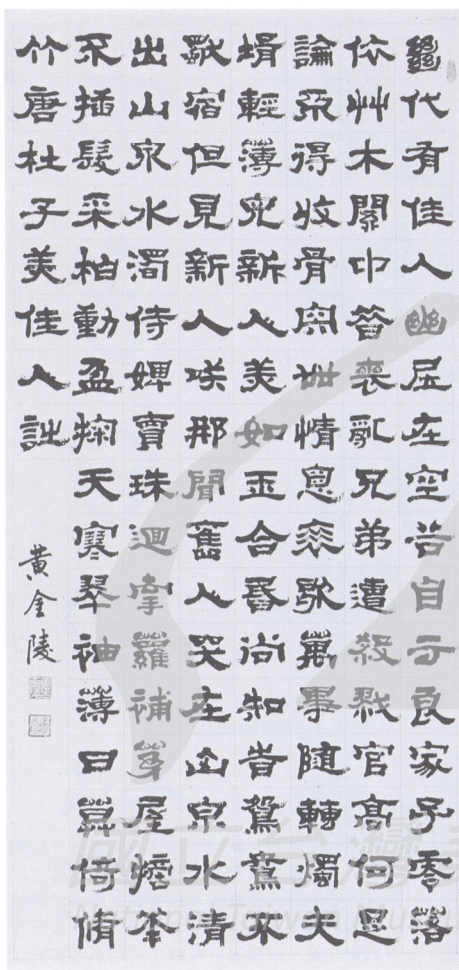
1971

139 × 52 cm

26 屆省展評議委員作品

本幅是篆書。篆書的造字原則是「依類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因此文字本身的造型即具生動的具象性與鮮明的再現性。本幅行筆不疾不徐，從容不迫，起止收束皆不刻意作筆，線條凝重流暢，可以想像書家「迴腕執筆」時一筆一畫一呼吸的謹嚴俐落。每字造型結構均十分對稱穩定，使轉清晰可見，章法井然有秩，猶如鐘鼎銘文的嚴謹整齊。由於運筆時墨勢凝聚，因此線條亦顯得凝鍊有力，筆畫較少的字，如「不」、「仙」、「年」、「巳」等，線條寫得較厚，以補其空疏，取得整體的協調。全幅呈現一種樸實和諧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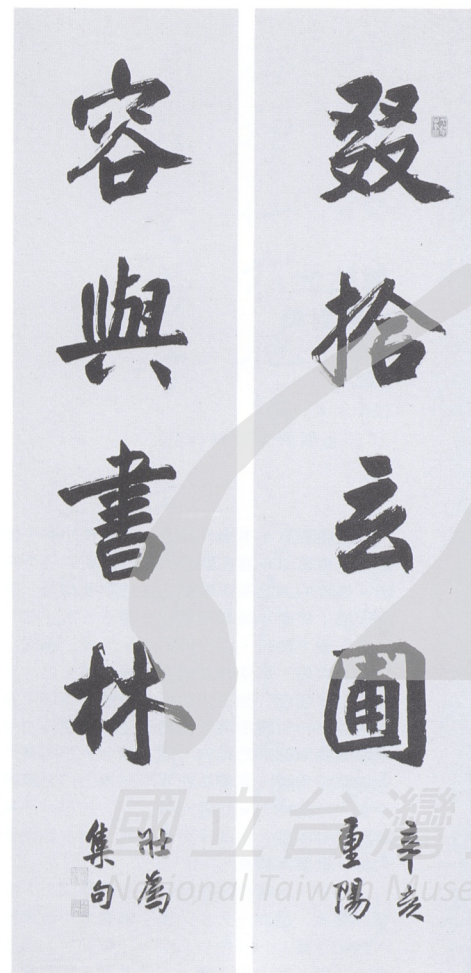
撰文者 余美玲



黃金陵
杜子美佳人詩
隸書
1981
180 × 89 cm
省展 40 年回顧展作品

隸書將篆書在結構上變繁趨易，且將漢字由長形變成扁形，圓渾易為方折。雖然如此，其用筆仍須掌握沈勁痛快，斬釘截鐵。前人曾論寫隸書須「方勁古拙如折刀頭，始得其體」，正是此意。本幅作品從整體情調看來，十分從容樸拙，線條厚重沈穩，逆入澀進，中鋒行筆；由筆畫提按頓挫的過程及橫畫的波磔中可以看出書家極力追求變化的用心。濃墨中時有乾筆，不僅呈現黑白虛實之比，更具有蒼勁之美；而筆畫粗細輕重的對比組合，如「寒」、「尚」、「茅」等字，則使樸拙厚重的風格之中更增加些許活潑與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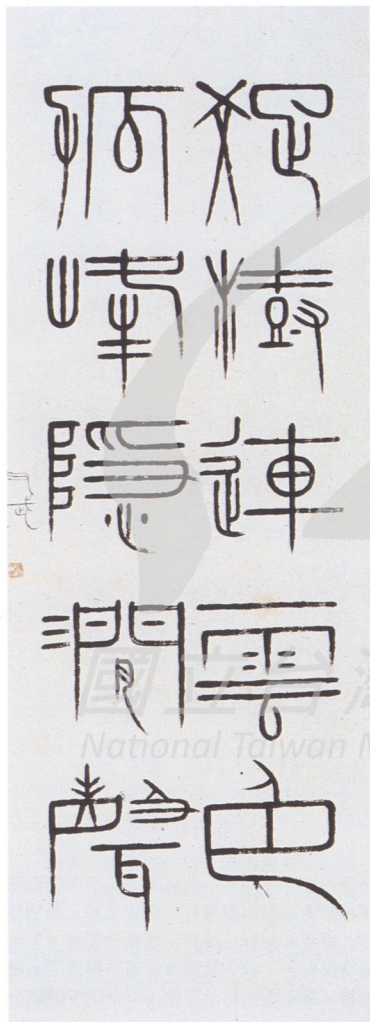
撰文者 余美玲



王壯為
四言對聯
行書
1971
136 × 33 cm × 2
26 屆省展評審委員作品

歷來論書均十分重視書家的學養，識鑒既廣，學力深厚，則其內蘊含藏之氣度風範已然具焉。本幅作品雖是行書，然楷意甚重，由其運筆結構上可看出書家在唐楷與北碑上的造詣。重筆落下，墨迹黑而粗，濃而重，頓挫轉折之際，厚重的線條往往將空間壓得緊密，形成力感橫溢；而行筆靈活自如，筆畫不事雕琢，儘管筆鋒已叉，却仍任筆使去。字與字間，雖無連線，仍具動感；落款的時間與名字則平均分列於二聯之下，十分對稱。以「清醇雅健」，作為書家風格的總評，實屬的論。

撰文者 余美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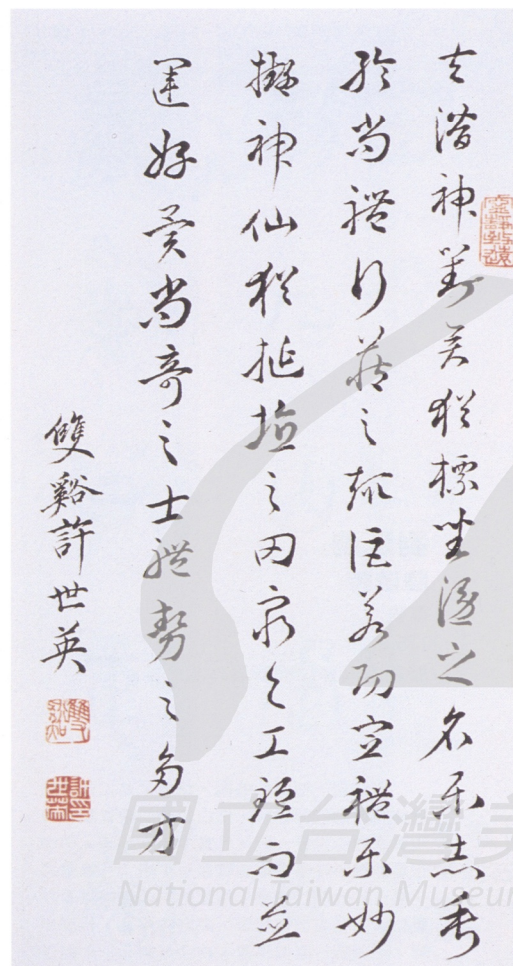


傅佑武
五言對句
篆書
1982
118 × 43 cm
37 屆省展評審委員作品

整體看來，本幅作品予人一種秩序與平衡之美，書家似有意在觀念上作一嶄新的造型突破。傳統的玉筋篆在筆劃上往往肥瘦均勻、圓轉流暢；然而本幅却摒棄此一書法，而在每一豎劃引筆下懸時，以出鋒代之，形成一種向下的方向感，又使轉之處亦不再圓轉出之，因此使全字呈現一個方正勻稱的結體。而橫平豎直的線條均勻穩定地分割整個空間，使佈白呈現類似幾何圖形的排列，這不禁令人想起清代大書家伊秉綏。其書法在字形結構上亦是筆畫平直，分佈均勻，四邊充實。不同的是，伊秉綏的線條厚重、古茂、有金石氣；而本幅則是勻淨、細膩而輕亮。

此外，本幅作品在橫平豎直的基調下，亦參以輕重、虛實、大小，使全幅看來不致呆板。例如「聲」、「色」二字，「聲」字上重下輕，「色」字上重下輕，二者並列，相互補苴，展現均衡之美。又如「潤」字的「門」旁，二豎畫筆直而下，「月」旁則儘量壓縮，造成「門」內空濶疏朗，顯出「虛靈生動」的效果。其他如「隱」字的「心」旁，「雲」字下的「云」旁等，都是書家在此規則排列中力圖變化而精心設計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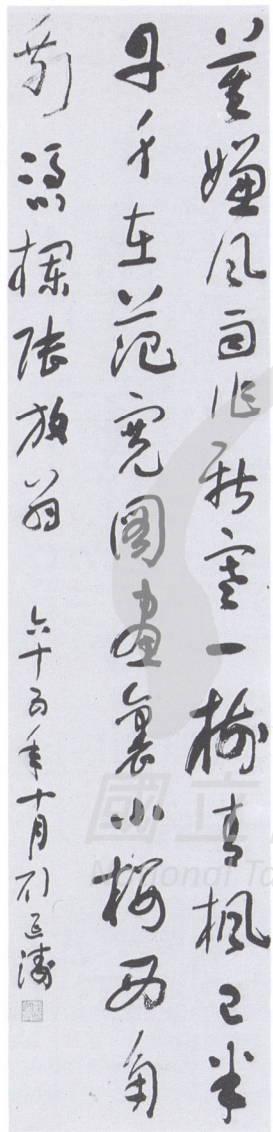
撰文者 余美玲



許世英
臨書譜一節
草書
49 × 25.7 cm

瀏覽本幅作品的第一印象是秀。側鋒入筆，筆劃偏於瘦挺，筆尖在紙上跳躍。本來尖細的筆觸容易流於尖薄、草率，然而仔細端詳本幅的線條，起止運作均提按有度；用筆一絲不苟，乾淨俐落，故而字字穩定精到，節奏輕捷，却也不失力感。每一字的轉折處多提筆帶過，勁利的線條，穿梭於橫豎撇捺之間，輕巧靈活；而點畫鈎趯則時有斬釘截鐵之感，體勢優美流動。整體而言，全幅呈現清勁俊秀之氣，勁不驕張，秀不俗媚。

撰文者 余美玲



劉延濤

陸游詩

草書

135 × 34 cm

歷屆省展參加回顧展作品

書法是一種線的藝術，草書尤其如此。通過線條運動的律動感，佈白章法的虛實節奏表現書家內心世界。因此欣賞本幅作品時，線條正是關鍵所在。草書線條最忌平滑，一筆帶過，易流於軟弱、輕靡；相反地，如果線條本身變化大，處處留得住筆，則意味深遠，餘韻無窮，正所謂「直道易盡，婉曲無窮」。本幅作品不同於一般閣帖的流美纖麗，反而展現沈著穩靜之風格。行筆多圓勁之筆，一畫之中，或提或按，或疾或澀，故立體感極強。而墨色的輕重乾濕之比，燥潤相間，錯落有致；點畫間的顧盼，左右呼應，更增加流動感。總之，就草書而言，本幅作品力量藏而不露，變化自然有趣，實不失為一佳作。

撰文者 余美玲